

An abstract painting with a central figure in white and yellow, surrounded by warm orange and red tones. The background is a mix of purple and blue. The style is expressive with visible brushstrokes and some dark, dripping paint. The text is overlaid on the left side.

小池真理子

心底的慾望像一張網，
找不到出口，回不到最初，
只能在其中慢慢淪陷……

慾望的迷宮

欲望的迷宫

小池真理子



慾望的迷宮 / 小池真理子作；龔邦華譯。--
初版。--臺北市：方智，1999 [民88]
面；公分。--(日本女作家11)
ISBN 957-679-669-5(平裝)

861.57

88014760

ISBN 957-679-669-5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 方智出版社
FINE PRESS

◎ 日本女作家系列 ①
慾望的迷宮

● 定價 270 元

作者／小池真理子

譯者／龔邦華

發行人／曹又方

出版者／方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50號6F之1

電話／二五七九六〇〇・二五七八八〇〇

傳真／二五七九〇三八・二五七七三二〇

郵撥帳號／一八五九八七一二 方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 六三六九號

責任編輯／林淑萍

校對／林淑萍

原書名／慾望

原出版者／株式會社新潮社

法律顧問／蕭雄淋律師

印刷／祥峯印刷廠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初版

YOKUBO by Mariko Koike

Copyright (c) 1997 by Mariko Koik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INCHOSH A, Tokyo

閱讀小池真理子

《戀》 龔邦華◎譯



日本懸疑小說女王小池真理子「直木賞」得獎作品。

大學新鮮人矢野布美子以二十歲的年紀，看到不該看的事，打開了不需要打開的那一扇們，自此一腳踏進了無法回頭的宿命中……

本書融合了懸疑、心理、官能與頹廢，彌漫飢渴的空虛感，再次創下日本暢銷書紀錄。

定價■99元

《流言》 陳柏瑤◎譯



四個風格迥異的故事，同樣充滿了讓人屏氣凝神的懸疑，每每以為故事即將落幕，卻又是另一次的高潮迭起。

日本懸疑女王小池真理子，用她極具戲劇性的筆觸和豐富的想像力，創作出如假似真的精采內容，除了一新讀者對推理劇的原有認知，也反映出現代人在忙碌壓力下的苦楚與隱憂。

定價■230元

【作者簡介】

小池真理子，一九五二年生於東京。成蹊大學文學部畢業。曾經從事過編輯工作，也當過自由採訪記者。

一九七八年策劃「當個知性惡女」專欄，並親自主筆，廣受好評與歡迎。

一九八五年推出第一本推理、懸疑小說《逃離不開你》，以嶄新的筆法描述心理層面，非常深刻，令人感同身受，受到各界注意。

一九八九年以《妻子的女友們》榮獲第42屆「日本推理作家協會賞」短篇小說獎。此後陸續發表了許多長短篇優良作品。

一九九五年再以長篇小說《戀》摘下「直木賞」，並長踞暢銷書排行榜上達一年。著有《無伴奏》等長篇小說十八種、《流言》等短篇小說十四種，以及散文十五種。

【譯者簡介】

龔邦華，輔仁大學日文系畢業，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斐斯諾分校大眾傳播碩士。曾任中國廣播公司記者、輔仁大學夜間部講師、中國電視公司駐日特派員，現任中國電視公司華府特派員。

譯有《禁果》與《慾望的迷宮》等作品。

慾望的迷宮

目.....錄

● 第八章	● 第七章	● 第六章	● 第五章	● 第四章	● 第三章	● 第二章	● 第一章
327	297	247	181	127	073	025	003

第一章

1

我正坐著朝市內相反方向的捷運電聯車，在冷氣充足的車內乘客稀疏。

梅雨季節剛過，連日來都是接近三十五度的高溫，雖然天色帶著混濁，但東京的天空却是萬里無雲。大概是因為陽光過於強烈的關係，窗外的景色有點過度鮮艷、不太自然，像是舞台在燈光強烈照射下的光景。

我也不知道，這位我正要去探訪的人物為什麼會讓我這麼心神不寧。我不斷地問自己，要是見了面該怎麼辦、該說些什麼話、該問些什麼問題、想要他說出什麼來呢？我沒有答案。我沒有任何話想對他說，也不想知道什麼或問什麼。我只不過是想見見這個人罷了。

到了位在郊外的小車站，有幾個人下了車。在開著的門的另一端，可以看到向日葵沿著鐵軌雜亂地開著。走出月台的老婦人，面對著向日葵用力打開白色陽傘。

下一站也是類似的風景，再下一站也是，然後再下一站也是。

但是乘客越來越少，只有人下車沒人上車。等到我意識過來的時候，車上就只剩下我和

少數幾位乘客。

車輛仍在夏日的陽光中繼續前進。

那已經是一個月前的事了，是在某個禮拜四。

那天因工作的學校校慶放假，是個雨天。下午我到涉谷去，想給平常照顧我的醫生買點禮物表達謝意。

那位醫生很熱心。先生有時天還沒亮突然說胸口不舒服，然而即使在那種時候，他也毫不厭煩地前來看病。他說我先生大概是因為疲勞過度，所以心脈不規律，要我無需擔心，還開了安定精神的藥給我。我對這麼早就把他吵起來感到抱歉，但是他卻爽快地笑著說：反正打高爾夫球不早起也不行。

我是三年前才和這位醫生熟捻起來的。先生的身子本就不健朗，因為時好時壞，在跑醫院期間，就自然而然地和醫生閒聊便熟捻了起來。大概是因為彼此是同年代的人吧，從此就得到了優先就診的待遇。

他很喜歡打高爾夫球，說自己手上只拿兩樣東西，不是聽診器，就是球桿。說得讓我發笑。所以早就決定要送他什麼東西了。到了百貨公司的紳士專櫃，我選了一件打高爾夫球時穿的運動衫。

或許只有在這時候，才會想起一直拖欠著的人情。那些朋友的臉龐一個接一個地在我腦

中浮現。想起一位朋友送我茶葉，雖然已打電話道了謝，但是始終沒回禮。這麼一來，前陣子剛辭職結婚的一位年輕女同事到米蘭蜜月旅行，買了一條很漂亮的絲巾送我等等。這些事就像連鎖反應一樣，一一浮上了心頭。

我在一所私立女子學校工作。那所學校從初中到大學部都設備完善。但我並非擔任教職，而是在學校的圖書館中擔任圖書管理員。

大概是每天過著與繁華無緣的生活過慣了吧，長久以來第一次上街，想要買些什麼都不知道該從哪裡著手哩！從百貨公司地下一樓走到六樓，就這麼往返了兩次，才決定好給老朋友買老店的羊羹、給女同事買個小花瓶，這時候已經過了下午三點。

除了禮拜天以外，好不容易得來的寶貴假日，就這麼被雜事給占滿了，實在有點不甘心。等一付完錢，辦好郵寄送禮的手續，我出了百貨公司，往車站前的大型書店走去。

我當圖書管理員已經有二十年了，可以說每天都在書堆裡生活。我想任誰都會這麼認為好不容易休假，不上書店不也不錯嗎？但是我瀏覽著新書，翻翻看看，再到依作者分類的書架繞上一圈。不管是小說、寫實小說、文庫、評論書籍，還是詩歌、全集，這麼瀏覽一圈，可不是一個鐘頭就能解決的事，但却是我小小的、不可欠缺的快樂。

有時會突然發現我找了許久的書、會碰巧發現那種不去舊書店逛的話大概就無法到手的書。不知是不是近來的趨勢，出版社開始增印古書。不過簡單地說，這就是書癡的快樂。一

旦和想要的書相遇時，還真的會感到興奮莫名。

那天也是一樣。好久以前就想要、但不知怎地到處都找不到的一本厚厚的英國翻譯小說被重新發行，放在新書書櫃的角落上。

我一拿起來便愛不釋手，不過上下兩冊共要兩千塊。知道只要把它列入圖書館的購買單上，我就可以看到了。但是圖書館的書到底是公家的，不是我私人的。

雖然覺得有點貴，我還是到櫃檯準備付錢。

如果那位店員是位熟手的話，或許在我這一生中，那個記憶就不會再次地、這樣活生生地甦醒過來。即使偶爾掀起記憶的盒子，但是記憶本身會漸漸褪色，失去鮮明的輪廓，讓人分不清楚到底那是真的曾經發生過，或只是一場夢而已。然後應該可以將年輕時的萬種酸苦回憶塵封起來吧！

但是服務我的那位女店員，一看就知道是剛來不久的新手，搞不好還是打工的學生。因為她不只把錢算錯了，還在上書套時摺得不對，必須重新來過。

女店員紅著臉，對著我不斷說：「抱歉！」看起來非常緊張。

心想不好正眼瞧她，便裝著沒注意到她的失態，胡亂地眺望著擺在收銀機櫃檯上的東西。映入眼簾的東西不少，有英文會話教材的宣傳小冊、有藝人簽名的散文集，還有才剛發行、專給中老年人看的雜誌等等。

在角落上擺的是照片展覽會的折扣券，放在像筆筒的塑膠容器裡，外面貼著「請自由取閱」的紙條。膠布的一半已經脫落了，上面還沾著灰塵。

不知爲什麼，我抽了一張來看，上面寫著「東京回顧照片展・過去的饗宴」。

攝影師的名字是小寺行秀。是一個我既沒聽過也沒看過的陌生名字。

展覽像是得到這家在全國都有分店的大書局的贊助，展開爲期兩個禮拜的展出。一看日期，那天剛好是最後一天。

「這個我拿一張。」

接過了包好的書，我向年輕的女店員說。她說：「請便！」馬上就接過下一位顧客的書開始算帳。

折扣券上這麼寫著「只要拿這張折扣券就可打八五折」。我倒不是因爲可以便宜十五塊錢，就去看一位不認識的攝影家的展覽。其實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爲什麼要拿那張券。是因爲「東京回顧」這幾個字，讓已過四十五歲的我感染到鄉愁嗎？還是被「過去的饗宴」這個主題給吸引了呢？

我想二者都有可能，也可能都不是。或許只不過是在這個雨天的假日，突然對於接下來理所當然應該去買晚餐的菜、坐上電聯車、再下來換公車回家這個公式化的行動感到厭煩吧！展覽在大樓頂樓的畫廊中展出。我搭電梯上了六樓。

不同於其他樓層裡擠滿了購物人潮，六樓有點靜悄悄的。一走出電梯，右邊是畫廊，左邊則是用玻璃隔起來的空間，裡面什麼都沒有，好像是待出租的店舖。玻璃上貼著紙，不知是不是沒有好好打掃，到處佈滿了灰塵。

畫廊的入口附近沒有人影。只有一張鋪著白色桌巾的桌子，旁邊的地上放著兩個花籃，雖然是插著滿滿的花，但大部分已沒有生氣的枯萎著。

桌子旁有一位中年男人在入口的陰暗處，就像是在躲避別人的目光一樣，駝著背坐在椅子上，讀著一本厚厚的書。他穿著深藍色的薄外套，下面是一條牛仔褲。用著相當嚴肅的目光在書本上游移，感覺並不親切。

男人看到我之後，便站了起來。我輕輕地點了頭，連折扣券一起，遞了一百塊給他。他往桌下看，拿出一個四角的糖果罐，從裡面找了零錢給我。

我一說謝謝，他很快地回說：「請慢慢觀賞。」然後面無笑容地坐下來，又開始看起書來。除了我以外，沒有其他的客人。

鑲在黑色鐵框內的照片依攝影年代順序排列，全部都是黑白的，就像是完全符合「過去的饗宴」這個主題而企劃的攝影展。像不知是誰的婚禮、在新宿車站西口的反戰集會、誰家的葬禮、在啤酒屋開的熱鬧嘈雜的年終聚會、共產黨系的學生街頭示威、政治家在飯店開的宴會風景、賞花的人來人往、為演唱會瘋狂的少女們、在涉谷第一次進行的大會等等。

會場沒有提供作品解說的小冊子，只是在展示的作品旁邊貼著白色的小牌子，上面有幾行說明的文字，但是並沒有特別註明攝影的日期和確切的地點，而是像「一九九六年秋・新宿車站西口・反戰集會」這樣簡單的敘述。

全部的作品有六、七十幅，很難說全部是有趣的照片，其中混雜著不少像業餘攝影家的作品，讓人不由得懷疑，為什麼要故意用上「回顧」這種字眼。

是因為沒有具體的說明，還是因為這種訴說時代影像的照片，對我這種年紀的人來說已經有點司空見慣了，我就是無法湧起對過往的傷感。或許專家來看的話會有不同的感受吧！但是對攝影外行的我來說實在有點茫然。

從我所站的位置可以看到畫廊盡處的窗戶。高達天花板的大片窗戶，把外面的影像映得一清二處。雨像是又下得更大了，畫廊裡還是只有我一個客人。

在我加快腳步一張一張瀏覽時，突然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腳步。一開始還沒有意識到是為什麼，因為那張照片和許多其他照片一樣，是一張很多人在一起照得相。

但是我的腦中在看說明以前，就已經知道那是張什麼照片了。我開始感到頭暈。

「一九七八年秋・東京郊外的家・新居落成的庭園派對……」說明上是這樣寫的。

我嚥口氣，凝視著照片上的影像，那是一張我看過的照片。而且不只如此，照片上映出來的家，也是我知道的地方。或許就某方面來說，是象徵著我所愛的人的家。

那個家的正面有一個高達天花板、往兩邊開的三面大窗戶，完全是洋式的建築。開著的窗戶外是寬闊的陽台，在那裡有幾張桌子，有十二、三位打扮華麗的客人們正在歡談。從陽台走四個階梯下來是庭院，也有十幾位拿著酒杯的客人正在談笑風生。

那是個晴朗的日子，太陽把人影拖得長長的，是滿溢著晚秋陽光的午后風景。是蓋在東京近郊，一個極盡奢華的新家中舉行的完工紀念酒會……

在庭園中站著談笑的人群中，有我想忘也忘不掉的容顏。袴田亮介、阿佐緒夫婦，還有秋葉正巳……

在照片的左上角，正巳拿著香檳酒杯，帶點無趣的神情對著天空抽菸。沒有人找他聊天，他也沒有笑容可掬地應付誰，就是那麼極力地想打發孤獨。

至於袴田夫婦則在照片的右端，朝著客人笑容滿面地打招呼。他們的周圍有一群穿著華麗的人群。在畫面的兩端形成了對比的氣氛，使照片展現出一種奇妙的構圖。

我記得，我完全記得。

那天，阿佐緒感到有點冷。雖然陽光滿強的，但是不時吹起的風帶來涼意，她穿著芥末綠的七分袖洋裝，在客人看不到的地方縮著身子笑著說：「我起雞皮疙瘩了。」

那天我也在那個家的某個地方。不管從哪個角度，我都看到和照片相同的畫面。我這麼一想，就感到一陣地動天搖、站也站不穩的錯覺。

青田類子小姐：

謝謝妳的來信，我沒想到會在那樣的場合與妳相遇，感到相當訝異。有八年了吧？的確，仔細算一下，應該有那麼久了。時間過得真快。

我一直想著應該要和妳連絡。但是這陣子工作繁忙，每天都到很晚才回家。而一放假就像呆子一樣混沌度日。其實不光是妳，這陣子我不但誰也沒寫信，連電話都沒打。就這樣子，自己也覺得有一種無法說明的焦慮，每天恍恍惚惚地。不管如何，收到妳的信真是高興。

就像妳信中所說的，我不太習慣那種豪華的場合。像逃跑一樣回到家，然後也沒好好跟阿佐緒說上話。但是在我心中，阿佐緒的臉龐揮之不去。我也不小了，還這麼不能忘情，說來實在可恥。但是說真的，我很後悔去了那個宴會，要是沒去就好了。

不，應該說當初這筆大得有點離譜和好笑的生意上門時，我為什麼沒有阻止父親的爽快答應呢？現在想來頗為後悔。要是我知道袴田的妻子是阿佐緒的話，就算和父親打上一架，也要謝絕那門生意的。秋葉造園還很多別的生意可做，本來就沒有必要非做袴田的生意不可。

我知道現在說這些都已經太遲了，而且我做了與現實完全相反的事。知道父親接下來的工作是阿佐緒住的地方以後，我如坐針氈，和父親一起出入袴田家，真是既悲哀又滑稽。

不管如何，這些話我只有跟妳說。我可以想像妳讀到這裡時苦笑的样子。要笑的話，就好好笑

個夠吧！在妳面前我本就無法隱藏任何事。是妳引出我的惡形惡狀呢，還是原本在我心中就潛藏著對妳特殊的軟弱？我不太確定。

不管如何，我一碰上妳就想把自己赤裸呈現，一定讓妳有些困惑吧！就算我一直覺得抱歉，但現在還是一樣地，一個人對著妳打開了話匣子，然後一直說個不停。我對這樣的自己完全無法理解。

妳在學校圖書館當管理員，實在像妳會做的工作。中學時代妳會讓人有點怕妳，但不是那種到處看得到的、那種光會死讀書的少女的可怕模樣，而是從那時開始妳就擁有屬於自己的世界。對少年來說，那樣的少女是難懂而可怕的。但是即使像妳這麼難以了解的人，我還可以將自己完全攤在陽光下，不知是心理的哪個部分發生了作用，直到現在我還覺得不可思議。

每天做勞力工作只有肌肉發達，在精神上是跟不上的。其實我是寧願精神這玩意麻痺了最好，但現實上却不是這樣。因為即使愚昧，心裡仍清澈的很。

我對雜誌上登的照片是打從心底投降了，作夢也沒想到我會被登出來。是因為阿佐緒與名人結婚的關係！或許應該說是一位有名的怪人，但是我却不討厭這個怪人。好了，寫到這兒，再連絡。

秋葉正巳 上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日